

著名說小國法

飾首

著 譯
桑 崖
泊 青
莫 李



行印局書

引言

文學反映社會的意識形態，它只有時代的區分，卻不受國界的限制。所以近世各國表現國民性的國民文學，早已突破國界，一變而爲具有國際性的世界文學了。我們中國因爲僻處遠東，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就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加以我國語言和歐美的相去懸殊，遂譯起來倍覺困難，因此外國文學的介紹工作，也還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的。

當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歐美小說的時候，國人的腦海中，除了唐宋八大家之外，簡直沒有別的世界文豪。然而林先生所介紹的作品，都在外國二三流的水準上，況且他自己不懂原文，經過旁人的口述而轉到他的筆下，其正確性自然不言而喻了。直到周樹人周作人先生以直譯的方法介紹『域外小說』，這才找到了真確的途徑。從此以後，由於個人的和團體的努力，世界名著源源輸入中國，於是我們在世界文壇上，也漸漸地登堂入室了。自然這中間也有不少粗製濫造和硬譯死譯的現象，可是翻譯的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確實盡過偉大的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試問今日文壇上有成就的作家，誰個不是受了外國名家的影響的呢？

我們所惋惜的，是中國從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以來，很少做過有系統的工作。從事於介紹的人，往往憑着個人的偏愛，隨便把外國的名著搬進來，有的甚至標榜着某種主義，大吹大擂的替自己宣傳，結果在文壇上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到末了也祇留下幾個主義的空洞的名詞，而始終不能造成一種實際的運動，或是產生真正名副其實的偉大的作品。例如中國雖然有人提倡過浪漫

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未來主義，頹廢主義等等，但是每種主義在國外的代表作品，卻畢竟難以一一拿得出來。便是最風行的作家，像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和羅曼羅蘭等，在國內也還找不出他們的全集啦。

講到短篇和中篇的世界名著，已經譯成國語的確實不在少數了。但是大部份散見於雜誌報章，很少加以有系統的整理，有的經過長久的時間，沒有能够出版單行本，往往就那樣默默無聞地湮沒了。自然，也有許多出了單行本，關於某個作家的，或是某個國度的，但從來沒有就世界文學的觀點，加以一次大規模的編纂，以便利讀者作綜合的研究。我們根據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的經驗，覺得上述的缺點是應當迅速予以補救的，而且補救所得的效果，一定有很大代價。

這裏，我們所收羅的有一百五十餘位作家，代表三十五個國度。就縱的方面說，從文藝復興起，一直選到了最近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橫的方面說，凡是每一個文藝思潮的主要作家，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或國家，這裏都收入了他們的代表作。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的確遇着了不少困難，因為我們不僅要選出代表作家，而且要選出代表作品，我們不僅要考訂作家的小史，而且還要從數種中譯文中辨出那最可靠最雅達的一種。現在，我們也許可以不客氣的說：它是世界名著的總匯，它是珍貴佳作的寶庫，它是中國目前文學青年的豐富文糧。當然，我們決不想在這裏做廣告，事實勝于雄辯，願聰明的讀者自己來體會吧。

最後，我們對於每一位譯者，以及所選雜誌或單行本的編者與出版者，均一概謹致熱烈的謝忱。

目次

最後一課·····	(一)·····	都德原著·····	胡適譯
二漁夫·····	(四)·····	莫泊桑原著·····	胡適譯
首飾·····	(一〇)·····	莫泊桑原著·····	李青崖譯
黃金·····	(二一)·····	巴爾扎克原著·····	天虹譯
無名的英雄·····	(三五)·····	巴比塞原著·····	祝秀俠譯
失業·····	(四二)·····	左拉原著·····	曾仲鳴譯
蔚藍的屋子·····	(四六)·····	梅里美原著·····	李青崖譯
聖母的賣藝者·····	(六〇)·····	法郎士原著·····	胡仲持譯
反抗·····	(六六)·····	羅曼羅蘭原著·····	黎烈文譯
第七號地窖·····	(七五)·····	蓋塞爾原著·····	李青谷譯
一個大師的出處·····	(九三)·····	莫洛亞原著·····	黎烈文譯
田園交響樂·····	(九八)·····	紀德原著·····	黎烈文譯
俞先生·····	(一〇二)·····	穆杭原著·····	李青崖譯
鴿子的懸賞·····	(一〇八)·····	小仲馬原著·····	徐蔚南譯
蘇蘭殊·····	(一三五)·····	大仲馬原著·····	鮑文蔚譯

最後一課

都德原著 胡適譯

都德小傳

都德 (Alphonse Daudet) 生於一八四〇年，死於一八九七年。他在年輕的時候，當過某公爵的祕書，那時生活比較安定，又不時到各地去旅行，所以能專心從事創作。對於普法戰爭，法國喪師割地，他寫了許多短篇去紀念。就中頂有名的，就是這裏所選的最後一課，和柏林之圍。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朗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為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

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正正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普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的很……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够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看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

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兩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椅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籐，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着他們拚那 *ba, be, bi, bo, bu*，（巴，卑，比，波，布。）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亞東短篇小說

二漁夫

莫泊桑原著 胡適譯

莫泊桑小傳

莫泊桑(Ceuy de Maupassant)生於一八五〇年死於一八九三年是法國短篇小說的宗匠，也是寫實派作家的大師。他是弗洛貝爾的學生，因為這位名師，莫泊桑的藝術，才能發登峯造極。後因工作過度，變成瘋狂，終以手鎗自殺。這位名家，中國知道的已經很多，不再詳述。他的名作首飾(The necklace)天一公司曾編成電影，題名一夜豪華。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吃哩。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擡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够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蘇活嘆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可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卻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腳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法國之「阿不醒」Absintne酒力最利害最近吾國之燒酒）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崗和散鬱崗兩座高崗，下望全

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崗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曾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卻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砲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韞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砲。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砲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

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韃靼寧山上的大砲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尚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腳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槍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網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鬚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腳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

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轆勒寧山上的大砲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眶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擡去河邊。

那時韃勒寧山上的大砲，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擡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亞東短篇小說

首飾

莫泊桑著作 李青崖譯

這是世上的漂亮嬌治的女子中間的一個，像是受了命運的舛錯似地，她們偏偏生在一種小官吏的人家。她沒有嫁資，沒有指望，想不出一個法子叫一個有錢而又出衆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娶她；末了，她只得任憑一個在教育部供職的科員和她結了婚。

她是淡泊的了，不能夠享受裝飾，但是傷心得像是一個降了等級的女人；因為世上的婦女們本來絕沒有高下，也沒有門第，她們的容貌，她們的風韻和她們的儀態，就是給她們做淵源和家世之用的。她們那種天生的機巧，她們那種愛俏的本性，她們那種柔順的頭腦，都是她們唯一的階級，並且素來可以把民間的女子提高得和那些最闊的太太們，處於相等的地位。

她無窮盡地磨着痛苦，覺得自己是爲享用種種精雅的東西和種種富麗的東西，才降生到世上的；她把住宅的寒倫，牆壁的簡陋，坐起的陳舊，衣料的庸凡，都視爲痛苦了。這一切，在另外一個和她一般高下的婦人，也許竟看不見，然而卻竟叫她生悲又叫她生氣。那個給她料理這種鄙賤家政的鄉下小娘姨的影子，在她心上喚醒了種種傷心的缺憾和種種迷人的夢境了。她夢想那些寂靜無人的候客室；如何幕着東方的韓幕，如何點着紫銅的燈檠，如何派着兩個身穿短腿褲子的長大的跟班在那裏伺候，而這兩個跟班受到空氣煖爐的困人熱度都悄悄地在廳子裏的大圍椅打盹。她夢想那些用古錦裝飾的大客廳；如何陳列一些精美的古式家具，並且擺上許多無從估價的磁瓶。她夢想那些綺麗芬芳的小客廳；如何到了午後五點鐘，在那裏和親密的男朋友閒談，和那些被婦女界豔羨的，並且渴望一顧的知名共仰的男子閒談。

她每逢吃晚飯的時候，靠着那張蓋上一幅三天才換的白布的桌子，對着那個揭開淺池就欣然高呼「肉湯是世上唯一美味」的丈夫，她因此就夢想那些豐盛精美的筵席了，就夢想那些燦爛眩目的銀檯面

了，就夢想那些用古裝的仕女和出入瓊樹之間的珍禽來叫牆壁生輝的絲織壁衣了，就夢想那些用珍貴的盤子碟子盛着的佳肴了，就夢想這些在吃鱸魚或者鷓鴣的時候，帶着巧笑去靜聽的低聲輕語了。

她沒有服裝，沒有珠寶，甚麼也沒有。然而她僅僅只愛這一套，她覺得自己是爲這一套才生到世上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悅人，能够被人豔羨，能够有誘惑力並且被人追求。

她本有一個闊綽的女朋友，一個從前在教會女學的同學，她現在竟不願意去看她了，爲的是從那裏回家，她真那樣地感到痛苦。有時候，她整天地流淚，因爲傷心，因爲失望，因爲煩悶。

×

×

×

×

×

不料，某一天傍晚，她丈夫回來了，神氣是得意洋洋的，並且手裏拿着一個大的信封。

——拿着罷，他說，這裏有點兒東西是弄給你的。

她活潑地拆開了那個信封，於是從裏面抽出了一張硬的紙片，紙片上印了這樣的字：

『教育部長和馬丹郎坡諾恭請裘薛駱塞爾和馬丹駱塞爾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光降本部官舍夜宴。』

在她丈夫想來，她應當是得意的，然而事實上，她竟又傷心又生氣地把這份請帖拿在桌子上，一面噉噉咕咕地說道：

——你要我怎樣對付這東西！

——不過，好人兒，我當初想起你大概是滿意的。你從來不出去，而這又是一個機會，這一個難得的！我吃了一個說不完的苦才弄到手裏來。大家都想這東西，想的人很多，而職員們分得很少。你將來在那裏可以看見官場全部的重要人物。

她用一種怒不可遏的眼光瞧着他，末了用一種不耐煩的態度高聲說道：

——你要我背着甚麼到那裏去！

這一層，他當初本沒有想到，現在只得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不過你穿了去看戲的那件裙袍，我覺得牠很合用，在我……

他不說完就停住了，發呆了，發糊塗了，原來這時候他看見他的老婆哭。兩行熱的眼淚慢慢地從眼眶裏流到了口角邊了；他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心裏有甚麼事？

但是她從一種有力的忍耐，鎮住了自己的痛苦，就一面擦一擦自己那副潤濕了的臉龐兒，一面用一道寧靜的聲音回答道：

——沒有甚麼。不過我沒有衣裳，所以結果我不能夠去赴這場宴會。你可以把這份請帖，找一個老婆比我裝飾得好些的同事送給他，

他發愁了。接着說道：

——我們想想罷，瑪蒂爾德，要花多少錢，一套像樣的衣裳，以後遇着機會你還可以再穿的，很簡單的。她思索了好幾秒鐘，確定她種種盤算，並且他顧慮那個數目，務必在她可以要求，而在這個節儉的科員，又不會發生一種驚訝的呼聲和一種陡然拒絕。

末了，她遲遲疑疑地回答道：

——細數呢，我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有四百佛郎，總可以辦得到。

他的臉色有點兒發青了，因為他正存下這樣一個數目，預備去買一枝鎗，使得自己在本年夏天的星期日裏，可以和幾個打獵的朋友們，到南兌爾那一帶平原地方去打鳥。

然而他卻回答道：

——就是這樣。我給你四百佛郎。不過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x

x

x

x

x

宴會的日子已經近了，馬丹駱塞爾像是發愁的，不放心的，耽憂的。然而她的新裙袍卻辦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向她說道：

——你有些怎樣想想罷，這三天以來，你是很異樣的。

於是她回答道：

——沒有一件首飾，沒有一粒寶石，插的和掛的，一點兒也沒有，這件事真叫我心煩。我將來的神氣不過是窮酸罷了。現在我幾乎情願不去赴這場宴會。

他接着說道：

——你將來可以戴幾朵鮮花。在現在的時令裏，那是很考究的。花十個佛郎，你可以買得到兩三朵好得很的玫瑰花了。

她一點也不信服。

——不好……世上最叫人受委屈的，就是在許多有錢的女人堆裏露窮像。

但是她丈夫高聲喊起來：

——你真糊塗！去找你那位朋友馬丹伏來士潔，問她借點首飾給你罷。你和她的交情，爲這點兒事情是很多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呼聲：

——這是真的。這一層我當初一點兒也沒有想過。

第二天，她到她這位朋友家裏去了，並且向她談起自己的煩悶。

馬丹伏來士潔對着她那座嵌着鏡子的大衣櫃跟前走過去，取了一個大的盒子，帶過來打開向馬丹駱塞爾說道：

——你選罷，好人兒。